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珍珠船 第十七回 佳人施飯大開方便門

詩曰：世情反覆欲如何？閒是閒非日日多。
架上有書慵展卷，樽中無酒莫高歌。
漫搜往事消愁況，偶述新聞慰病魔。
豈學荒唐恣胸臆，姦淫種種易生波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證空所見的婦人，娘家姓陸，丈夫就是趙誠甫。做親六載，只生一個女兒，年方週歲。那趙誠甫只有二三□兩本錢，虧他勤謹，出外販線為生，一年倒有六個月不在家裏。陸氏年才二□八歲，雖則小戶人家兒女，倒有五六分姿色。只是生性輕浮，多言多笑。隔著□餘家西首鄰居，有一丘大，年將四□，未曾娶妻。因窺見陸氏美貌，又探知趙誠甫時常出外，心下懷著不良之意，往往借件沒要緊的事頭，闖進陸氏家裡，坐著閒談。及語到熱鬧之處，每帶諧謔，陸氏笑談自如，並不嗔怪。因此丘大認著陸氏有心。一日黃昏時候，丘大悄悄的潛立在門外，將門輕輕一推，猶未拴上。不敢驟然推進，只得伏在門邊。裡面陸氏，吃完了夜飯，收拾碗盞，方欲燒湯洗腳，忽記起前門未關，慌忙將著燈草，點火出來照著。丘大聽見腳步走響，板縫裡露出亮光，只得大著膽，推門進去。陸氏驚問道：「夜深了，丘家伯伯你來做甚麼？」丘大推說道：「討火吃煙。」陸氏道：「要點火，外面沒有燈草？伯伯可立在街上，等我就把手內的火與你。」丘大等得陸氏遞火過來，便趁勢伸手過去，將那奶邊一摸。陸氏用力推開，急急的關門進去，並不作聲。丘大又認著陸氏□分有意。到了次日傍晚，捉空挨身進內，一堆兒蹲伏在櫃檯裡面。候至夜靜，陸氏出來關門，便走到背後，攔腰一把抱住。陸氏驚喊道：「你是那一個？」丘大低低應道：「是我。」陸氏聽得是丘大的聲音，便亂聲叫喊，早驚動了兩邊鄰舍，都起身開門出來。丘大知事不諳，急欲走脫，反被陸氏扭住不放。當下眾人看見，俱憤憤不平道：「人家一個內眷，好端端坐在家裡，你怎麼起那不良之意，就要把他強姦。真正沒有地方，沒有皇法的了。」內中有一張老親娘，再三苦勸道：「趙家娘娘，我便與你貼壁鄰居，那一個不曉得，你是拳頭上立得人起，臂膀上放得馬過的。想是丘大官吃酒醉了，所以冒犯了你，你只索息怒，饒恕了他。萬一聲張起來，必要到官審問。一則娘娘也要出頭露臉，二則外人不知，認道姦情勾當，帶累趙官人面上不好意思。老身只要沒事，所以苦口相勸。娘娘若肯依允，我叫丘大官磕頭賠禮。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張老親娘勸得極是，丘大雖則不通，念他平日做人也是好的。趙家娘娘把一個天大的人情，賣在我眾鄰舍面上，待他賠個禮，饒放了他罷。」陸氏也便將機就機，放鬆了丘大。丘大滿面羞慚，只得向著陸氏，磕了兩個頭，又向眾人逐一拜謝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隔得半月，趙誠甫自外縣回來。陸氏依著眾鄰相勸，攔起不提。趙誠甫置完了貨，又欲出門。只見鄰舍內幾個老輩過來，商議證空化齋一事。趙誠甫素最敬神佛，最肯佈施，遂即滿口依允道：「若要小姪做個領袖，其實沒有工夫。若每月要小姪齋供一日，有何難事。設或小姪不在家裡，自當叮囑寒荊，照眾輪供便了。」眾老者看見趙誠甫允諾，無不歡喜。當即合齊了三□家，把證空輪流供養。證空每到一家吃飯，低頭閉目，口中只念著阿彌陀佛。就有內眷將他張視，他便撥轉頭，並不偷眼一看。所以眾人愈加敬重道：「他是個有來歷的真僧。」

話休繁絮，只說證空。每夜打坐在趙家門首，到了五更時分，敲著木魚高聲念佛。及在日間，捉空就溜到陸氏家內，討茶吃飯。陸氏因道：「他是有德行的長老，親手遞送，並不閃避。」說話的，你說錯了。那陸氏獨居在家，容一遊僧出進，豈無地鄰看見，沒有說話的麼？原來那一街，是個僻靜處。四邊鄰居，不在衙門，就是肩挑生理，各自門各自戶，誰肯管這閒事。所以丘大敢於黑夜用強過姦。自丘大鬧了一番之後，就值證空打坐化齋。那證空又是朝暮念佛，假做老實，自然沒有人疑心他的了。

閒話休提，且說證空，暗暗察探陸氏，日逐動用，□分淡泊。遂將銀買下花紗一疋，趁著左右無人，推門進去，見了陸氏，合掌施禮，嘻嘻的笑道：「小僧有緣雲遊至此，幸遇娘娘及各位檀越，施齋救度。又日逐在此打攪，無可報答。適有王居士將著花紗一疋，施與小僧。念小僧是個出家的人，惟穿戒衲，要此花紗何用，特敢奉與娘娘，少答茶湯之費。」言訖，即向袖內取出花紗，雙手遞奉。那陸氏若是一個有見識的，嚴聲厲色，將那花紗擲還，便可以絕了證空的邪念。誰想陸氏沒有主意，竟把那紗兒接了。證空心下暗暗歡喜，想來已有三分光景。過了兩日，又去買些茶棗，送與陸氏。陸氏殷殷謝道：「只因拙夫出外，沒有什麼好素菜供養師父，反要你出家人壞鈔，教奴家怎好受得。」再四推辭了一會，便伸那嫩尖尖的玉指，接了進去。證空心下愈加歡喜，想來覺有七分光景。又過兩日，只見街上賣布的，背著布包走過。證空叫進到陸氏家裡，買取白布二疋。陸氏看見，要除青布二丈，那賣布的不肯道：「倒是現買，情願讓些。」證空便又將銀買了二丈青布，送與陸氏。陸氏笑嘻嘻的接道：「待拙夫回來，即討銀子送還師父。但不知師父買這白布何用？」證空道：「要做一件襯裡衣衫。」陸氏道：「若不嫌奴家的手段不好，就替師父做了罷。」證空道：「娘娘若肯剪裁，定當以工金奉謝。」陸氏道：「只是日間沒有工夫，且待夜來，與師父做罷。」證空道：「娘娘臨做之時，小僧須要當面看裁，方不長短。」陸氏微笑道：「只怕夜間不便。」證空慌忙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小僧極是一個志誠的，娘娘何須疑忌。既如此，且到晚間剪裁，快些出去，省得外人看見不雅。」證空暗想，事已挨到□分光景，心下大喜。看看黃昏時候，各家俱已閉戶，便即潛進裡邊，等候陸氏點出燈火，將那布來量了長短。那陸氏若是一個正氣的，就該把證空打發了出來，關上了門，也就沒事的了。誰想陸氏看見證空，半紀後生，人物秀麗，又且有些油水，所以心上早已著邪。那證空又單為著陸氏，費盡心機。當夜剪裁完時，已是更深人靜，禁不住慾火如焚，向著陸氏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娘娘若肯見憐，萬死無憾。」陸氏撥轉頭，掩口而笑。證空即便膽大，急忙向前摟抱。陸氏用力推開道：「我好意替你裁衣，怎生反來纏我。可見那出家的，不是好人。」證空又再四哀求，緊緊的摟住不放。陸氏假意將手放鬆，憑著證空抱到榻上，霎時間雲雨起來。但見：

金蓮高聳，玉腕斜勾。閉星眸而楊柳輕搖，翻紅浪而桃花無主。一個是戀色淫僧，慣會憐香惜玉；一個是空閨少婦，何妨驟雨濃雲。光著與緣鬢，偷諧並蒂之蓮；施齋兼捨體，總發慈悲之念。正所謂：和尚常聞三件妙，佳人願費一條心。

有頃事畢，證空遁出門外，依舊敲著木魚，高聲念佛。自此更靜而入，五更而出。往往來來，將及月餘。那趙誠甫，已經回來兩次，只因做得穩當，並無一人知覺。單有丘大，一心思要勾搭那陸氏到手，誰想好事不成，反受了一場沒趣，心下□分懷恨，無由發洩。忽一日傍晚，偶在陸氏門首經過，只見證空坐在簷下，陸氏掩立門內，露出半個身體，笑嘻嘻的與證空講話。丘大閃在一邊，瞧了好一會，陸氏方才掩門進去。那丘大，若是一個有作用細心的人，只消暗暗察聽，尋出破綻，把證空趕了開去，出了陸氏的醜，也便可消那一口氣了。誰想丘大登時性發，揪過證空，掀倒在地，兩個拳頭就像雨點一般的亂打。街上走過的人，並兩邊鄰舍，看見丘大勢頭兇猛，向前力勸。證空得脫，亂嚷喊冤。丘大亦向眾人，備將證空與陸氏嘻笑講話的緣故，說了一遍。那看的人，有個說著丘大不是：「證空是個有德行的長老。」又有個說道：「遊方和尚，見了人家的內眷，探頭探腦，油嘴嚼舌，原是個極不長進的，只嫌打得他少了些。」又有勸的道：「只消趕了他去就罷休，何必與他計較。」丘大又把陸氏著實罵了一頓，眾人互相勸解，一哄而散。證空打得遍身青紫，戒衣扯碎，木魚念珠，俱被奪去，坐在階沿，只管叫痛不絕。到得夜深，陸氏輕輕的開門，放了進去，將酒勸著證空吃道：「師父為著奴家，遭那惡少之氣，使我心如刀刺，坐立不安。惟恐尊體被傷，物央隔壁小廝，買下紅花煮酒，你可多飲幾杯，方能散血。」證空道：「我被那廝打壞，亦不足惜。但慮自此一番之後，不能仍前相會，如之奈何？」陸氏道：「奴家亦如此想念，不惟與你不得歡會如初，只怕我丈夫回來還有說話。」證空道：「小僧即使遠去，怎能將你割捨得下。」陸氏道：「奴家也放你不落。」兩個唧唧噥噥的，話了一會，不覺淚下如雨。既而陸氏又問道：「你在我家往來，已費了好幾兩銀子，如今身還有些麼？」證空道：「自松江帶至嘉興，原有二百餘金。今自嘉興來到這裡，約共費了五□二三兩之數，所存尚有一百五□餘兩。」陸氏道：「既有許多銀子，盡可過活，但不知你會得營運麼？」證空道：「要做生意，其實不能。但習

得外科醫業，遍識無名腫毒，並一切療瘡發背，俱能救治。據我想來，這一項道路盡可到處去得。」陸氏道：「有了這樣本事，何必做個和尚，被人欺侮。」證空道：「小僧來至湖州，初意原要還俗。只因遇見娘娘□分美貌，所以假托化齋，逗遛不去。」陸氏道：「俺家丈夫，生性粗暴，稍拂其意，非罵即打。所以出外去了，倒也自由自在。他若回來，時刻戰兢，不能安穩。不料前番丘大，黑夜潛入在家，強要奸我，被我喊罵不從，又被四鄰羞辱了一頓，因此挾仇，今日將你出氣。只怕那廝還要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。那時有口難辯，必遭毒打。幸遇你這冤家，雖則是個長老，性格溫存，人物俊雅，你今要去，教我怎生捨得。所怕你身邊乏鈔，又沒有隨身技藝，還俗之後，難以過日。今既有了一百五□餘金，則數年之用，不消憂慮。又有那外科醫術，則隨他可以行道。據著奴家，到有一條妙策，你可允否？」證空道：「不知有何主見？」陸氏道：「你到明早，向著二□九家施主，都去辭謝一聲，就把滿帽買了一個，扮做俗家，隨去僱了船只，我和你半夜下船，逃到他州外府。你行醫業，我做針線相幫，盡足快活過日。等我丈夫回來，問起根由，那些鄰舍，見你去來明白，決不疑你，自然把丘大強姦事情說起，必致告官追究，使那廝有口難分，頂受罪罰。此計你道好麼？」證空拍手大笑道：「妙計妙計。」當夜無話。到了次早，一一依著陸氏而行。隨路換船，逃至杭州府城內，貢院前小巷居住。且把按下不提。

卻說趙誠甫家的四鄰，那一日到了午後，不見陸氏開門。又過一日，寂無響動。眾人三三兩兩，互相猜疑不決，又不敢撬進門去。直到第六日，趙誠甫回來，把前門一推，卻是拴上的。遠遠的抄從後門一看，只見鐵鎖鎖著。趙誠甫大驚，細問左右鄰壁，俱說道：「五日之前，夜深時候，微微聽得你家尊闔，若與人唧唧噥噥講話的一般，到得次日，門兒緊閉，就不聞有響動的了。日間並不聞有什麼親眷來往。即向來，尊闔每到親眷人家去，必對我們說一聲的。惟獨今番，竟自悄然而去，事有可疑，大官人你須遍行查訪才是。」趙誠甫呆了半晌，遂從後門，揸鎖進去。一看，什物傢伙，件件俱在，惟陸氏的衣服，並幾件銅錫器皿，俱不見了。趙誠甫便把後門關上，遍向城裡城外和親戚人家尋問，俱說不知，只得又到各鄰家備細訪查。內中有個老年的，便把丘大黑夜躲在屋內用強逼奸、以後又與和尚相打、並將陸氏辱罵之事，備細述了一遍道：「我們鄰裡共聞共見者，惟此一事，其外並不得知。」趙誠甫聽畢，不覺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便去央人，寫了一張狀紙，到歸安縣裡，當堂投遞。縣官問了情由，登即批准，差役行提。

那一日，丘大閒坐在家，忽見兩個公差走進，將出火票看了，嚇得面如土色。當即請著公差吃了酒飯，送了些差使錢，也央人寫下一張訴狀。投文之日，哀哀哭訴。縣官當面批准，候審質奪。隨即掛牌，午堂廳審。當晚，拘齊了一干犯證，跪在階下，候那縣官審理。

不知何如？下回再說。